

史学概论

姚太中 程汉大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前 言

受国家教委委托，由山东省教委组织烟台师院李永朴，昌潍师专高延华，泰安师专姚太中编写的二年制师专《史学概论教学大纲》，于1989年正式颁行〔见国家教委〔89〕教师字005号文〕。为加强学科建设和教学的需要，由山东师范大学、昌潍师专、商丘师专和泰安师专，联合约请国内部分院校从事史学概论教学与研究的同志，结合教学实践，吸收学术界的新成果，合作编成这本《史学概论》。

史学概论是一门新的史学分支学科，许多问题尚在探讨。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的基本特征还是明确的。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是史学本身，即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此，本书以历史研究活动为主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本书强调了史学认识主体的主导作用；突出了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为全面评述当代西方史学，克服片面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流派的倾向，本书设专篇评述了当代西方主要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成就，填补了同类教材的空白。

为发挥合作编写教材的优势，我们采取集体协作、严密分工、高度集中的方法。由主编、副主编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制定编写提纲，并参加部分内容的编写。编委除完成各自的编写任务外，在统稿会议期间，分别负责各篇的加工修改。最后，由主编、副主编统改定稿。本书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篇，崔向东、陈立柱负责，第一章，冀满红、蔡克骄，第二章，郭文佳、许锋，第三章，沈占春、周文玖，第四章，卢太康、林晓平。第

二篇，刘伟航、郭超负责，第一章，王长奇、卢玲，第二章，石军、姜元奎，第三章，潘良炽、邹德彭。第三篇，杨普罗、梁仁华负责，第一章，姜新、徐复芝，第二章，颜广文、李新安，第三章，郑金顺、刘曼春。第四篇，张为民、杨荣垓负责，第一章，刘俊男、黄红发，第二章，谢照明、李景堂，第三章，蒋志、纪新青，第四章，倪军民、张岷。第五篇，王旭东负责，第一章，陈恩虎、王勤民，第二章，朱明、侯力，第三章，董伯庸、白中才。第六篇，郑群、邢佳佳、周国柱负责。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吕涛先生的大力支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史学家周谷城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谨此，我们深表谢意。

因我们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编者

1991年1月

目 录

第一篇 史学的基本问题	(1)
第一章 史学的对象和任务	(1)
第一节 史学的对象	(1)
第二节 史学的任务与功能	(17)
第二章 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24)
第一节 史学评论的性质和内容	(24)
第二节 史学评论的标准和作用	(30)
第三章 史学的历史与现状	(39)
第一节 中外史学的历史	(39)
第二节 中外史学的现状	(58)
第四章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66)
第一节 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	(66)
第二节 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77)
第二篇 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	(87)
第一章 两种历史观	(87)
第一节 历史观及其特性	(87)
第二节 唯心史观的缺陷和唯物史观的创立	(93)
第二章 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104)
第一节 历史主义的原则	(104)
第二节 人类社会运动过程的原理	(109)
第三节 人类社会运动过程的特性	(123)
第三章 创造性地运用唯物史观	(132)
第一节 坚持唯物史观	(132)
第二节 发展唯物史观	(142)

第三篇 史学工作者是历史认识与表述的主体	(147)
第一章 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147)
第一节 史学工作者是历史认识与表述的主体	(147)
第二节 史学工作者的使命	(156)
第二章 史学工作者的素养	(162)
第一节 史学工作者要疏通知远	(162)
第二节 史学工作者必须严谨求实	(166)
第三节 史学工作者理应多闻博识	(172)
第四节 史学工作者能够守成创新	(176)
第三章 在史学实践中增强素质	(182)
第一节 重视史学本身规律的研究	(182)
第二节 树立史学研究的信息观念	(190)
第三节 开创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195)
第四篇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203)
第一章 史料学概述	(203)
第一节 详尽而可靠的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203)
第二节 史料学的内容和任务	(207)
第二章 史料的搜集	(215)
第一节 史料的类型及其特征	(215)
第二节 史料的搜集方法	(237)
第三节 史料的制卡摘抄	(246)
第三章 史料的整理	(250)
第一节 史料的分类	(250)
第二节 史料的校勘	(255)
第三节 史料的编辑	(264)
第四章 史料的考证	(268)
第一节 史料考证的必要性	(268)
第二节 史料考证的分类	(273)

第三节	史料考证的方法	(278)
第五篇	史学方法是历史认识与表述的手段	(286)
第一章	史学方法总论	(286)
第一节	史学方法研究的意义与内容	(286)
第二节	史学方法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293)
第二章	史实分析法	(299)
第一节	一般方法	(299)
第二节	专门方法	(312)
第三章	历史表述法	(332)
第一节	史著的体裁和体例	(332)
第二节	史著的编和著	(342)
第三节	史著的结构和语言	(347)
第六篇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评述	(355)
第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概述	(355)
第一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	(355)
第二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发展	(358)
第三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364)
第四节	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371)
第二章	当代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378)
第一节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概况	(378)
第二节	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388)
第三章	当代法美等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411)
第一节	当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411)
第二节	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423)
第三节	当代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	(432)

第一篇 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一章 史学的对象和任务

第一节 史学的对象

一、历史及其特性

历史是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史学的认识客体。但历史概念的含义，古今不同，东西方各异，习惯理解与学术研究也不一样，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怪有人说：“自古以来，有多少史学家几乎就有多少种历史概念。”^①

“历史”一词，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中分别为 History、Histoore、Storia，都含有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知识的意思。在我国，最先出现的是“史”字，指一种官职和充任这种官职的人。后来，“历”与“史”连用指历史记载。

今天，人们使用的“历史”概念，既有习惯性解释，也有学术研究的定义。习惯性理解指社会大众使用而未经科学界定的“历史”（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历史”条下的四种解释）。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历史概念的定义也很不一致。一般说来，西方学者多从认识论的角度（主要以主客体关系为依据）来认识

^① 《历史的意义》，《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2期。

历史、界定历史。他们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①；“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②；“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③；“历史是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④；“历史是说过和做过事情的记忆。”^⑤与此不同，中国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多从本体论高度，即从客观性、规律性的角度来界定历史。

一般认为，历史是指客观世界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其中，作为人们对这一过程反映的各种记录，一经形成即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应属于客观历史的范畴。

历史又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历史指一切事物已往的运动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而自然史比人类史的时间久远得多，范围也广阔得多。狭义的历史专指人类史，即人类已往全部活动及其历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历史，也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史学的研究对象。

由于人是万物之灵，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总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活动，这决定了人类的历史与自然史有着不同的鲜明特性。

第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但并非自然的奴隶。人以自然为背景，在以实践为基础的对象性活动中影响着自然、改造着自然，向自然不断索取着自己的需求，从而使人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无限的发挥。人类的这种创造（包括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结果，就构成了人类历

①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

②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4页。

③ 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页。

④ ⑤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第261页。

史的第一项基本内容。另一方面，人在改造自然、创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和自己的社会。人总是结成某种关系以某种方式而共同生活于社会，为了充分地发展自己，人也在不断地改造自身和自己的社会。一部阶级社会的历史早已证明了人对自身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因此，人类无限多样的社会活动及其结果，又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另一项重大内容。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的各种活动，就没有社会的前进，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所以，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一主体可以区分为个人、群体、人类三个层次，是三个层次的有机统一。任何人，只要参与了历史活动，都是历史主体的一部分，只不过，他们对历史影响的性质、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罢了。

第二，历史的客观性。人们开展历史活动，既不能赤手空拳，也不能单枪匹马，而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依赖于一定的社会协作，这就构成了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开展多种多样的斗争，其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且，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一经发生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为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人们可以认识它，对它作出各种各样的解说，但无法改变它。所以，历史具有客观性。

第三，历史的一度性（或称一去不复返性）。历史是人们从前的活动，它发生在现在以前，是当时的人们依据他们所掌握的条件创造的，一经发生便永远地消逝了，既不能重演，也不能复制。人们知道它，认识它，只能寻着遗留下来的各种材料，间接地进行。客观的历史就是这样通过人们的主观认识表现出来。历史永远不能重演，即使在特定条件下出现极为相似的现象，也绝不完全相同。

第四，历史内容的复杂性。任何一个历史现象、历史过程

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链条，而且，导致某一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都不是单一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任何一种历史运动、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历史力量交互作用的合力的结果。因此，人类历史中的每一种现象，大到惊天动地的历史巨变，小到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主观的、客观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等等。而且，这些因素本身又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如此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有着无限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四，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兴趣、性格、意愿、条件等与社会发生联系，自由地创造自己的历史。然而历史的结局与人们的意愿常常并不一致，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曾希望子孙万代、永世为帝，结果二世而亡；东西方世界在人种、语言、文化背景上各不相同，但在同样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之后，又都进入了私有制时代。这都说明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存有某种普遍的、必然的东西。人类社会不断地否定再否定，呈螺旋式向着更高阶段迈进，正是必然趋势的具体表现。因此，人类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第五，历史是暂时性与延续性的统一。人类历史是物质运动的特定的暂时过程，是特定历史时代、历史环境的产物。一切历史现象都处在不断的产生与消亡之中，没有暂时性就不成其为历史。历史舞台不断地变换着主人，一些人物消失了，而另一些人物又粉墨登场。另外，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又把所有历史活动组合为一个整体，从而使历史成为不间断的过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所以，历史是暂时性与延续性的统一。

二、历史学

历史有广义、狭义之分，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也相应地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历史学是关于一切事物以往运动发展过程的学问，它包括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全部内容。目前国内外史学研究领域已经兴起的一些新的史学分支学科，如科学技术史、宇宙发展史、生态历史学、人口历史学、生理历史学、水文考古学、自然环境史、农林发展史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广义历史学的内容。狭义的历史学以人类已往的全部活动及其历程为研究对象，是由史学家带着某种目的，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之下，运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通过对史料的鉴别、分析、评论，对人类的历史作出生动的、符合逻辑的阐释，并主要以文字的形式把它展示出来的一门学科。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学，它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它的内容主要有：对历史过程的记录、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历史本质和规律的探讨。其中也包含着对历史学自身发展规律的研究。

从历史学的定义可以看出，史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一门认识学科。它是一个由史学主体（史学工作者）、史学客体（人类客观历史）和史学中介（史料）构成的三极思维活动。这使历史学的认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认识从而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第一，史学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分离，是与其他认识活动的根本区别，是史学认识的基本特征。史学认识的主体都是现实中的史学研究者（主要指史学家），也就是说，一个研究者只能是他那个时代的史学认识主体。凡是已成为历史的研究者，已不再是史学认识的主体，因为他已经成为现实认识主体所认识的客体的一部分，他自己关于那个时代的史学认识也同时转化成了后来史学认识主体所借以认识历史的材料。因此，现实

性是史学认识主体的最大特色。然而，作为史学认识客体的人类历史却具有一度性，即一去不复返性，不可能直接介入现实中研究者的认识过程。这种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分离，给史学认识造成了一系列特殊困难，决定了历史研究对史料的特殊依赖性。

第二，史学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积极反映，它不象照像机那样机械地、静止地、纯客观地反映认识客体。史学认识主体总是按照一定的认识模式、认知结构去认识客体，这决定了在史学认识中包含有史学家的主体意识。这就是每个史学家在对同一问题的研究上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结论的原因。

主体意识是指形成史学认识活动中主体的认知结构。它从几个方面影响着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首先是历史观。它是史学家的灵魂，决定着史学家的人生观、伦理观、价值观。因而，在不同的历史观指导下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其次是认识环境。它指史学家认识历史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需要。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总是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去认识历史，所获得的认识也会各异。同时，时代的需要又常常给史学家以启示，使过去许多不曾研究的问题受到重视。再次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史学家的知识内容和知识结构对史学认识有着重要意义。知识渊博者比肤浅者认识历史要深刻得多；知识结构合理者要比不合理者的认识全面得多。一个史学家，如果精通音乐，那么他势必在音乐史上游刃有余；而不懂外语的人则在世界史研究中寸步难行。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有助于史学认识和表述。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现代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西方人。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与希罗多德的《历史》尽管时代相差不远，但它们的体例、结构、风格却迥异。最后是史学家个人的性格、情感和生活经历。现代心理学已经认识到，个人的性格不仅影响人的行为方式，也影响人的认识方式。因

此，具有不同性格气质的史学家，在治学风格、创作艺术手法上就各显特色，所获得的史学认识也就存在差异。例如，心胸开阔的多血质史学家常常不愿触及历史细枝末节而愿对历史作宏观把握；而性格细腻、沉稳的抑郁质史学家，则喜爱从微观入手，对具体的史实进行论证或考辨。一个性格沉稳严谨的史学家，其著作可能缺少文学色彩，虽忠于史实却枯燥无味；而一个性格开朗的史学家，其历史著作可能具有艺术性，文笔带有浪漫色彩。情感这种非理性因素对史学认识的影响是潜在的，史学家在史学认识过程中都不自觉地受感情支配。面对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可能会产生敬佩之情并影响到对他们的评价；面对昏庸残暴、罪大恶极的暴君，则又可能立即举起愤怒的鞭子。因而，情感在史学认识中潜在地发生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史学家个人的生活经历也影响史学认识。人们在亲身经历中往往形成独特的经验，这使史学家在史学认识中常常以自己的独特感觉、经验去理解历史、认识历史。这种从不同的经验出发去认识事物所得的结论也就必然不同。

主体意识结构中的诸要素，在史学认识活动中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常常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每个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结构，都是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它们共同作用或从不同的角度对史学家产生影响，使史学认识主体在认识人类的历史时，呈现出积极的反映，也就使每个史学认识打上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印记。

第三，史料是史学家直接作用的对象，是史学认识的唯一根据。

史学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决定了史学认识活动的开展必须依靠史料。史学家只有首先辨别、分析、评论史料，才能达到认识史学客体的目的。因此，任何史学认识活动中，史学家直接作用的对象都是史料。另一方面，史料不等于历史。因为，不

管史料怎样丰富，它也只能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人类客观历史的投影和陈迹，它所传递的历史信息量总小于客观历史。同时，作为史料主体部分的文献史料更掺杂着各种各样的外在成份和主观因素。尽管如此，史料却是史学认识的唯一根据，是史学认识的基础。这除了由于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这一原因之外，还在于史料本身也具有客观性。因为任何史料一经形成即是一种存在，即使是文献史料也总是前人认识历史的结果，从而独立于史学家的意志之外；更何况史料也总或多或少地具有客观历史的内容，透露着历史的信息。所以，史料是史学认识的依据，是史学认识的中介。

第四，史学的认识过程，从本质上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则的，但由于历史学的具体特点，使它在认识过程中又表现出不同于一般认识的过程特性。

史学认识是主体通过史料对客体的认识与表述的过程。这一认识过程有两方面，即宏观认识和微观认识。宏观认识要求从整体和全局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普遍性，对大量的、个别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进行高度概括、综合分析和抽象研究。微观认识要求从局部反映某一个别历史现象具体的真实，它必须对个别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进行历史的具体研究，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因此，人类的基本思维方式，例如，历史思维方式、逻辑思维方式、历史逻辑思维方式、形象思维方式和直觉思维方式，都适用于历史学。

史学认识无论采取哪种思维方式，都经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一认识过程。但是，由于史学认识必须凭借史料，所以史学认识的感性阶段是开始于对史料的认识，这就与一般认识论中关于感性阶段始于直接对客体感知的情况有着重大差别。

史学认识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大

致经过三个认识环节。首先是考实性认识。这种认识是对各种实物资料、文献资料等进行发掘、搜集、整理、辨伪、考证，以求复原具体的史实，从而确定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判断史料与客观历史之间的差别，这是史学认识的感性阶段。考实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它决定理性认识的正确与否。因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而史料经常存在着各种谬误，如果没有考实性认识阶段对史料外形和内容上一系列辨析、考证的工夫，就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所以，考实性认识是史学认识的关键一步。但考实性认识还只是对历史现象的表层认识，没有达到认识历史本质的目的。在历史表象的背后，还蕴藏着丰富的内容，这是考实性认识难以完成的。因而考实性认识必须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环节即是抽象性认识。它对大量的经考实性认识所确立的史实，进行本质性的理论概括。它注重研究历史发展中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对历史进程作宏观的和全局的考察，而不刻意追究现象的局部或细节。它可以是对某些现象的抽象概括，也可以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过程的抽象概括。抽象性认识是在考实性认识基础上的抽象，它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了客观历史。因此，它是史学认识的一次飞跃，是史学认识的理性阶段。然而，抽象性认识仍没有完成理性认识的全部任务，要完成任务，就必须对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作出评价，完成史学认识的第三个环节，即评价性认识。评价性认识主要研究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并对历史现象和历史过程的存在意义作出价值判断。它也是在感性认识基础之上的理性认识。评价性认识主要有三方面内容：一是评价某一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某一事件的意义；二是评价历史上的认识活动有无真理性、科学性，如评价某一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三是评价各种历史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价值和 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评价性认识也是史学认识的

要环节。至此，史学认识才完成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全过程。

史学认识过程也不是经过一次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即可完成的，它是个不断认识、不断发展的过程。一般说来，史学认识具有相对稳定性，史学认识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已有的对历史客体的认识。但是，这一稳定性又必然为主体、客体与史料的不断变化所打破，从而推动史学家对已有的认识重新认识，也使史学认识向更深层发展。在这里，主体与客体的不断相互转化，构成了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不断认识过程。今天作为史学认识主体的史学家，明天就转化成史学认识的客体，其史学认识也转化成史料。这样，史学认识过程就是一代代史学家的无限的认识过程。因此，每一代都重写历史；同时，主体意识结构也要求史学认识不断发展；史学家认识水平的高低，思想观点和认识视角的变化，新方法、新技术的运用，都会要求主体对客体进行再认识。因此史学认识并非一次即可完成，正如列宁所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①那种认为史学认识一经获得则永恒不变的看法是不符合史学认识规律的。

史学认识过程也包括史学认识的表述。主体对客体的认识通常以著述的方式保存并表述出来。史学认识主体既要认识史学客体，也要研究采用何种表述方法才能更科学、更准确地反映纷繁复杂的历史实际。因此，史学的表述过程就是史学认识过程的继续。从本质上说，认识内容决定表述方法。各个时代的历史研究内容各有不同，侧重点也不同，所以史学表述方法也就不同。新的表述方法的运用，说明主体对认识历史的加深和范围的扩大。同时，表述方法也因主体的要求而变化，不同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8页。

的史学认识主体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述方法来表述同一历史事实。这就造成了史学认识在表述时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史学认识也存在真理性问题，因而也应受到实践的检验。但是，由于史学认识活动中主客体及中介的特性，决定了史学认识的检验也有其自身的特征。

史学认识不同于现实认识。现实认识通常是由主体直接作用于客体而获得，因此，这种认识可以在现实实践中直接检验。例如，自然科学提出一个新的假设，那么这种假设一般可以通过实验室或生产实践得到验证。又如，经济学提出某一经济观点，也可以直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检验。而史学认识的检验就复杂得多。史学认识的对象是不再重现的过去，历史一旦形成，造成历史现象的各种社会环境也就成为过去，这就决定了今天的史学认识不能回到往昔的社会实践中去检验，也不能象自然科学那样通过试验去验证。

史学认识的正确与否，主要通过史学自身的实证或逻辑论证来间接检验，但这并不否认史学认识的直接检验。史学认识的直接检验较多地适用于宏观历史研究，诸如对历史发展运动的规律、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问题的检验。同时，也适用于在现实中仍以某种形态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的历史现象。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割的，历史与现实之间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许多在历史中起作用的规律，在现实中仍发挥作用，如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人口增殖规律等等。因此，史学认识可以直接接受现实实践的检验。例如，对历史上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認識，可以在今天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中得到检验。历史上人们对地震的认识正确与否，同样可以在今天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可见，史学认识检验的标准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直接的社会现实实践。历史上的许多规律性的认